

辞书研究

(合订本)

ISHU YANJIU

辞书研究

1999

壹

汉语语文词典标注词性的难点□对外汉语学习词典

如何标注词性□词典标注词性的两项基本原则□词的

义系、义点、义位与语文词典的义项□从英语学习

词典的新发展看积极型中型英汉词典的编纂

ISSN 1000-6125



9 771000 612005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中 国 辞 书 学 会 主 办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学术委员会

陈 原 曹先擢
巢 峰 韩敬体
黄建华 李朋义
李伟国 李行健
阮锦荣 汪耀楠
吴希曾 杨德炎
张柏然 赵所生
赵振铎 周明鉴
左大成

主 编

鲍克怡
徐庆凯

编辑部主任

徐祖友

辞书研究 (双月刊)

1999年1期 (总第113期) 1999年1月出版

编 辑 者: 辞书研究编辑部

出 版 者: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发 行 者: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

地 址: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 编: 200040

电 话: 021-62472088

传 真: 021-62894365

电子邮箱: cishu@online.sh.cn.

印 刷 者: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

定 价: 5.00元

刊 号: ISSN 1000-6125

CN 31-1077

1	曾先耀	祝贺与希望 ——为《辞书研究》兼为会刊作
2	李伟国	继往开来,以副厚望
		专辑·中青年辞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
3	双 人	中青年辞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综述
5		附:论文目录
7	赵大明	汉语语文词典标注词性的难点
16	李红印	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如何标注词性
24	董秀芳	从谓词到体词的转化谈汉语词典 标注词性的必要性
33	周淑萍	古典文献专书辞典的词性标注问题
		专辑·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年会
39	陆福庆	辞书评论要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 ——中国辞书学会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 第三届年会综述
41		附:论文目录
43	刘伯根	百科全书的编纂与标准化
49	陆海龙	试论中型宗教专科词典的总体设计
58	沈伟麟	专科辞典中名词术语的溯源角度及其模式
		杂 谈
66	李庆立	如此使用逗号、分号合乎规范吗? ——与《汉语大词典》编纂者商榷
68	苏宝荣等	词的义系、义点、义位与语文词典的义项
78	黄 华	词典标注词性的两项基本原则
85	徐 流	关于多音节同义复用词语的收释
93	牟百谦	从英语学习词典的新发展看积极型 中型英汉词典的编纂

101	林明金	浅谈双语词典的词义辨别及其处理模式
108	杨永龙	古代国名、族名等专名的读音问题
辞书评论		
116	苏新春	一部引人入胜的青少年科普读物 ——读《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
124	谭家祥等	一本极具特色的英汉双语词典 ——评《朗文英汉双解活用词典》
132	杨广霜	重读《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
辞书史		
138	方环海等	《古今中外音韵通例》的体制与性质
辞书使用指南		
144	从莱庭	向中高级英语学习者力荐《钱伯斯英语词典》
释义探讨		
153	张觉	“第”字误说辨正
154	郭迎春	“宿”同“肃”吗?
156	刘晟	《辞源》“昭明太子”条注释指误
补白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98学术年会在昆明、大理举行(6) 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辞书编纂分委员会换届会议在沪举行(32) 《辞书学纲要》出版(42) 《双语词典学导论》出版(107) “诬”之“抹杀”义探源(158)	

祝贺与希望

——为《辞书研究》兼为会刊作

中国辞书学会会长 曹先擢

经商定，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期刊《辞书研究》，从 1999 年第 1 期开始兼为中国辞书学会会刊。这是中国辞书界的一件大事，是我们辞书工作者、辞书学会会员额手称庆的大事。

《辞书研究》创刊以来，成绩卓著，有口皆碑。

《辞书研究》与中国辞书学会的关系至深至密。中国辞书学会是 1992 年成立的。中国辞书学会的成立和工作的开展，都与《辞书研究》分不开。《辞书研究》是我国唯一的关于研讨辞书编纂理论和实践的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期刊，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园地，我们才得以交流研究心得和工作经验，我们间的许多人可以说是相识于这个园地的。学会成立后，《辞书研究》积极配合我们的各种活动，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实际起到了会刊的作用。《辞书研究》成为会刊，是顺事理、应需要、合众心的好事。

今天，我们已站在了新世纪的门槛前。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辞书事业必将在 21 世纪有新的更大的发展。在这个时候，《辞书研究》成为会刊，对推动我们辞书的出版和辞书学研究的发展，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我们辞书学会会员应该更加关心和爱护《辞书研究》这份期刊，充分利用它来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改进工作，利用它更好地进行学术交流。我们还应该向周围的朋友介绍这份期刊。《辞书研究》应该也可以在我国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迎着 21 世纪的曙光，《辞书研究》前程似锦。

继往开来，以副厚望

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 李伟国

高明的产品制造商一定十分重视科学研究，从总结生产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到研究与本单位业务密切相关的应用科技，乃至研究相关基础理论，都是他们的投资对象。惟其如此，才能制造出更好的产品，才能在市场上立足，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战胜对手，才能着着领先，求得更大的发展。

我们的《辞书研究》，薄薄的 32 开本，每年六期，每期印上数千册，从出版社经营角度看，似乎没有什么分量，还在消耗甚至吞噬着我们的“财富”。但就是这么一本看似不起眼的小刊物，给我们创造了巨大的无形资产。作为《辞海》的出版者，作为专业工具书出版社，40 年来积累了一整套合理有效的做法，许多经验上升为辞书编纂理论，这些理论又各有其广泛的学术背景。所有这些，都通过《辞书研究》得到了凝聚，并给我们的工具书编纂出版工作以及及时的反馈和滋哺，提高了我社的出版水平，推动了我社事业发展。

《辞书研究》不仅属于辞书社，也属于读书界，它早已在社会上立足，并且从中国走向世界，被认为是一份独一无二的工具书研究专业刊物。

《辞书研究》又属于学术界，没有学术界的支持，就不可能有《辞书研究》的今天，而《辞书研究》也团结了一大批作者和读者。

《辞书研究》更属于辞书界，被辞书研究者、编纂者、出版者和使用者视为忠实的朋友。自从中国辞书学会成立以来，又不断给这份刊物以指导。作为我国众多学术团体中的一员，中国辞书学会无论是在开展学术研究、推动辞书出版、培养辞书人才、褒扬正气、抨

中青年辞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辞书学会主办,河北师范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协办的首届中青年辞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于1998年9月11—15日在石家庄市举行。25位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内蒙古、陕西、江苏、安徽、四川等地高校、研究所和出版社的中青年辞书研究、教学、编纂、出版工作者出席了会议。会议筹备组还邀请了曹先擢、李行健、汪耀楠、徐枢、施关淦、王维新、晁继周、苏宝荣等学会领导和专家莅会指导。

由中青年辞书工作者举行学术研讨会,在辞书界还是第一次。近年来,不但一批80年代投身于辞书事业的中青年正日趋成熟,而且一批硕士、博士陆续加入辞书工作者队伍,他们具有较系统的理论素养,一旦与辞书实践相结合,便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这次会议的举行,体现了学会领导对培养后备力量的重视,反映了老

击歪风等方面,都卓有建树,而《辞书研究》则一直以作为学会的一块阵地、为学会奔走呼号为荣。现在,我们正式结合了,这无论是对于《辞书研究》来说,还是对于我们辞书出版社来说,都是一大幸事。

我们将更努力地办好这份刊物,更贴近学界,更贴近读者,组织更多的有分量、有创见的文章,以无愧于“会刊”的称号。

学者、老专家对后学的扶植和奖掖。

参加会议的中青年辞书工作者，会前人人都作了认真准备，人人提交论文或论文提纲，会上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进行学术争辩。会议充满生气和活力，学术氛围浓厚。与会者无论老少，都称赞会议取得了成功。

会议的成功，主要体现在学术性上。这次会议的论文题目既涉及广泛，又相对集中，探讨的问题有：语文词典的框架，双字组合和收词，词典编纂的继承和创新，方言词，新词，异形词，词语的色彩，轻声的标注以及人物条目的编写等。会议尤其较集中地围绕汉语词典中词性标注的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大家认为，现在在汉语词典中标注词性，不但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果为汉语词典标注词性提供了理论的和材料的依据，前此一些词典对汉语标注词性的开创性的探索工作，也为我们标注词性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但标注词性毕竟是汉语词典编纂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需要我们继续扎扎实实地下苦功研究探索。北京大学郭锐的论文介绍了他们课题组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在占有语料的基础上，对4万多汉语词汇分别作了词性分类。与会代表对此都觉得很受鼓舞，并表现出很大兴趣。李红印、李志江的论文分别对现有词典标注词性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总结其中之得失。毛永波、谭景春的论文根据词典编纂的实践，从方法论上对词性的标注作了探讨。周淑萍、李孝仓的论文则介绍了在编纂《〈十三经〉词典》的过程中给古汉语词语标注词性的成功经验。这些文章，各有侧重，各有特点。有的理论起点高，具理论的深度和说服力；有的与辞书编写的实际结合紧，可操作性强。总之，文章的质量得到了专家的首肯。

会议的成功，还体现在良好的会风上。会议期间，大家交流论文，相互切磋，热烈争论，甚至在饭桌上、寝室里，仍时时可见探讨学术的镜头。这次会议，老中青结合，古今交流，中外互联，理论与

实践相呼应,因此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与会的老专家们,对论文和讨论给予指点、评议,使参加会议的中青年们感到受益匪浅。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徐枢研究员应邀向会议作了关于近年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概况的学术报告,受到大家的欢迎。

会议闭幕式上,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李行健宣布了经与会专家共同评议产生的优秀论文奖的获奖名单,郭锐、赵大明、周淑萍等 11 人获奖。

中国的辞书事业需要前进,辞书理论需要发展。中青年辞书工作者肩负跨世纪的重担,任重道远。我们要共同奋发努力,坚韧不拔,继往开来,将中国的辞书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双 人)

附:

论 文 目 录

- | | |
|-----|------------------------------|
| 周 荐 | 双字组合和词典收条 |
| 郭 锐 | 语文词典的词性标注问题 |
| 吴 迪 | 词汇学研究对辞书释义的指导意义 |
| 周红红 | 三代《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对双语词典修订的启示 |
| 袁世全 | 建立和加强语文词典的框架意识 |
| 金 欣 | 谈汉语词典释义的规范化问题 |
| 于海江 | 谈谈英汉词典中新词的译名 |
| 薛克谬 | 谈《现代汉语词典》对由于使用通假字而形成的异形词语的处理 |
| 章宜华 | 自然语言的心理表征与词典释义 |
| 李孝仓 | 论词性的本质及与辞书释义的关系 |
| 胡中文 | 词语的表达色彩与《现汉》的释义规范 |
| 马忠文 | 历史类词典人物条目释文的规范化 |
| 吴继章 | 现代汉语字典中的方言词 |
| 徐祖友 | 评《现代汉语词典》“然”尾词中的副词 |
| 李志江 | 关于语文辞书词性标注的探讨 |

- 程 荣 规范型语文辞书的异形词处理问题
毛永波 辞书中词义和词性的处理
唐健雄 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标注词性及相关问题
雷 莉 汉语词典标注词性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谢仁友 辞书中的轻声标注问题
李红印 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如何标注词性
巴音巴特尔 浅议语文解释词典编纂中的继承与创新
陈 崎 标注词性的汉语词典刍议
赵大明 汉语语文词典标注词性的难点
周淑萍 浅谈古代文献专书辞典的词性标注问题
谭景春 从临时量词看词类转变和词性标注
徐时仪 语源义研究与词典释义溯源
彭宣维 语义三元理论、汉语词汇学与汉语语文词典
董秀芳 从谓词到体词的转化谈汉语词典标注词性的必要性

=====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

’98 学术年会在昆明、大理举行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98 学术年会于 10 月 8 日至 14 日在云南昆明、大理召开。来自各地高校、科研单位、出版界的训诂学研究者 63 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 56 篇,54 位代表报告了论文。

与会代表本着“沉静地学习钻研,再学习再钻研”的精神,就“训诂与辞书编纂理论研究”和“训诂与方言研究”这两个中心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训诂与辞书编纂理论研究,是训诂学界十分关心的问题。中国训诂学研究会’96 学术年会曾就“训诂与辞书编纂”这个议题进行过专门讨论。本届年会又着重讨论了专书词典编纂的原则和方法、辞书义项的选定与排列、辞书对古代训诂资料的利用、训诂学与辞书编纂现代化等辞书编纂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讨论在过去对辞书词语释义和义项分合的个案考察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探索了辞书编纂与训诂学的关系。此外,还对《隶篆万象名义》等古代辞书中的训诂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辨。

会议期间理事会初步议定下届年会在南京举行,议题为“训诂与《说文》研究”。

(秘书处供稿)

汉语语文词典标注词性的难点

赵大明

在汉语语文词典中标注词性,是一个长期困扰汉语辞书编纂的问题。80年代以前出版的汉语语文词典,由于受到汉语语法研究的制约,一般都没有标注词性,特别是实词的词性。随着汉语语文性辞书编纂事业的发展,人们对汉语辞书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同时随着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人们对汉语词类问题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因而近年来陆续出现了一些加注词性的字词典。尽管大家在实际操作中的处理方式不尽一致,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大大深入了,为解决这一难题作了积极有益的尝试。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为汉语语文词典标注词性的工作,目前还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摆出我所认为的主要难点问题,以便与各位专家一起探讨解决的方案。

一、在汉语语文词典中标注词性的重要性

以往的汉语语文词典中主要包括了字形、字音、释义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对词性的标注则做得很不够。这主要是由于汉语语法学产生得比西方晚得多,语法学进入中国后的一段时期中,人们对汉语词类问题的认识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所以要想在一部字词典中为汉语的词作彻底的分类,给每一个词都标上词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汉语词典可以不标词性或者说标不标都无所谓,也不意味着使用汉语字词典的广大读者没有这方面的

要求。

词性是一个词在与其他词组合时所显示出来的语法性质,词性相同的词具有大体相同的语法功能(即词的组合能力和充当句子成分的能力)。词语是语言中的基本材料,人们运用这些材料时一般都要组合成各种各样正确的句子才能进行交际,因此了解和掌握词语的组合能力是正确地运用语言所不可缺少的知识,这是其他知识所不能替代的。比如在词典中,一些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经常互相释义,或者用相同或相近的意思给它们释义。这些词在意义上差别很细微,而有的在语法功能方面又有所不同,所以光从意义角度很难把它们的不同点解释清楚,如果分别给它们标上词性,其间的差别就可以显示出来。例如:

突然:在短促的时间里发生,出乎意外。(《现代汉语词典》)

忽然:表示来得迅速而又出乎意料;突然。(同上)

这两个词在意义上差别不大,但在语法功能方面却有很大的差异,例如:

- | | |
|-------------|----------|
| 1. 汽车突然停住了 | 汽车忽然停住了 |
| 2. 突然,电话铃响了 | 忽然,电话铃响了 |
| 3. 突然事件 | * 忽然事件 |
| 4. 事情很突然 | * 事情很忽然 |
| 5. 事情突然极了 | * 事情忽然极了 |

可见,“突然”与“忽然”只在修饰动词和形容词时组合能力相同,如例1;但“突然”还可以修饰名词,如例3,又可以受其他副词修饰,如例4、5;而“忽然”没有这种能力。这说明这两个词的词性并不相同,“突然”属于形容词,而“忽然”属于副词。因此我们说,词性方面的知识应当属于汉语语文词典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可以帮助人们在掌握每个词语正确的写法、读音和意义的同时,掌握它在语法功能上的特点,从而准确地使用汉语。对于学习汉语的外族人来说,这方面的知识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二、为汉语语文词典标注词性所面临的难点问题

近年来在广大辞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陆续出版了一些标注词性的汉语语文词典,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也还存在着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其中主要有两个问题目前学术界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因而影响到汉语语文词典的词性标注工作。

第一,词与非词的区分以及非词如何标注词性的问题。

词与非词的区分问题在汉语的字典或词典的字头部分显得尤为突出,而这里的词与非词的区分主要表现为词和语素的区别,因为字典或词典的字头部分是给单个汉字作注释,而单个汉字绝大多数都是有意义的,一般称之为语素。在这些语素中,有的可以单独使用而成为词,例如:

挨:挨了一顿打/挨饿/挨日子/挨时间。

接:接了他一顿/别把玻璃接了。

有的在现代汉语中已不能单用,而只能作构词成分,例如:

虐:虐待/虐政/虐杀/暴虐。

褒:褒贬/褒奖/褒义/褒扬

有的既可以单独成词,又可以作构词成分,这种语素在字典或词典的字头部分里占绝大多数。例如:

办:1. 做;处理:办了一件事/办手续/办个案子——办公/办理/办法。

2. 采购;置备:办点儿货/办酒席/办嫁妆——置办/备办。

3. 处分;惩罚:首恶必办——法办/惩办/严办。

4. 创建;经营:办工厂/办教育——兴办/办学。

防:1. 堤坝,挡水的土石建筑物:堤防。

2. 防备,做好准备以应付祸患:对这种人可得防着点儿/谨防假冒——预防/防盗/防止/防护。

3. 警戒守卫:防守/防卫/防御/防线/防区/联防/防务。

4. 有关防卫的事务、措施等:换防/设防/国防/边防/海防。

对于这种情况,从理论上讲,要标注词性就只能标注在那些能够单独成词的语素上,其余不能单独成词的语素不标或者另外作标记,但是在实际处理中很难把二者截然分开。

首先,有些语素的各个义项中有的可以单用,如上述“防”2;有的不能单用,如上述“防”1、3、4。吕叔湘先生(1979)曾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他的看法。他说:“一个语素可以有互相联系的好几个意义,其中有的能单用,有的不能单用。例如‘工’在工人、工业、工艺这些意义上是不能单用的,在工作(如‘上工’)、工程(如‘开工’)、计工单位(如‘三工’)这些意义上是可以单用的。遇到这种情形,如果受汉字的拘束,就要在‘工’字是词不是词上头决断不下。可不可以说:‘工’这个语素有两个变体(似乎不必作为两个语素),一个能单用,是词,一个不能单用,是构词的语素?”(19页)

其次,即便有的语素的各个义项都可以单用,但又都可以跟别的语素构成词,如上述“办”1—4;如果坚持只有成词语素才能标词性这个原则的话,那么“办”的四个义项的动词性就只是那些可以单用的用例的词性,而不是构词用例的词性。

再次,最为难办的是有很多一般只能构词的语素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单用。比如有些汉语教材中经常举的词和语素的典型用例“人”和“民”,说“人”既可以单用又可以构词,是词;而“民”只能构词,不能单用,是语素。其实不然,即使“民”之类的一般认为是典型的构词语素,在许多情况下也可以单用。例如:

民: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利国利民/为民做主/替民伸冤/军转民。

体: 体无完肤/量体裁衣/浑然一体。

吕叔湘先生(1979)曾对一个语素成词或不成词的复杂情况作过精辟的概括。他说:

实际比这复杂,下面是几种值得研究的情况。

(1) 一般不单用,但在一定格式里可以单用(单用包括“来”等和“再”等两类)。

楼: 楼房,大楼,前楼,后楼(一般);但三号楼。

院: 医院,剧院,研究院(一般);但院领导,院一级。

(2) 一般不单用,但在专科文献里可以单用。

氧气(一般);氧(化学)。

叶子,树叶(一般);叶(植物学)。

(3) 一般不单用,成语、熟语里可以单用。

老虎(一般);前怕狼,后怕虎(成语)。

言语(一般);你一言,我一语(熟语)。

(4) 说话不单用,文章里可以单用。

云彩(说话);云(文章)。

时候(说话);时(文章)。(18—19页)

对于这些复杂的情况,吕先生(1979)得出的结论是:

总起来说,语素可以分成四种。(1) 能单用的,单用的时候是词,不单用的时候是构词成分。(2) 一般不单用,在特殊条件下单用的,单用的时候是词。(3) 不单用,但活动能力较强,结合面较宽,有单向性,即只位于别的语素之前,或别的语素之后,或两个语素之间。这是所谓“前缀”,“后缀”,“中缀”,可以总的称为“词缀”或“语缀”。……(4) 不单用,结合面较窄,但不限于在前或在后,专作构词成分,可以称为“词根”。(19页)

我们编写字典或词典的字头部分,其实主要面对的就是语素。对于语素的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吕先生分析得非常透彻,但没有谈到如何标注词性的问题。如果我们要坚持只有成词的语素才能标注词性的话,那么就得在一个语素的几个义项中,只标能单用的义项,如上述“防”²,其余三项不标;在同一个义项中所标的词性只属于单用的例证,而不属于构词例证,如“防”²和“办”¹⁻⁴;在一般不单用的语素中,哪些特殊情况可以单用则必须穷尽,否则会出现漏标的可能。如果坚持这样做,会不会碰到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呢? 能不能全面彻底地把汉语的词和语素截然划分清楚呢?

第二,是兼类词还是不同的词的问题。

要给汉语语文词典加注词性,就必然碰到汉语词类研究中最棘手的词的兼类问题。尽管目前已标注词性的字词典都没有明确解释这个问题,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则必须要有某种带倾向性的理论作指导,并在处理方式中体现这种理论。因为这是标注词性工作绝对回避不开的问题。

在字典或词典的字头部分里,大多数字头都是有意义的语素,而且都不止一个义项。各个义项的语法属性有一致的,也有不一致

的,因而笼统地给一个多义语素标上一个词性是根本不可能的。就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几部加注词性的字词典来看,基本上都是采用了随义项标注词性的办法。那么,这些加了词性的各义项之间,特别是词性不同的各义项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一般也都没有明言,然而兼类问题并非就不存在了。

下面我们把目前汉语语法界对于兼类词问题的几种主要不同意见摆出来,进而探讨一下如果把这种意见贯彻到字词典的标注词性工作中去,应该采取怎样的形式,以及可能还会存在哪些问题。

(一) 张静先生(1980)给兼类词下的定义是:“有一些读音和形体相同,而且意义有联系的多义词,经常具有两种以上的词性,表示两种以上的概念,这就是兼类词。”(114 页)所举的例子有:锁,钉,锄,犁,报告,代表,发明,指示,翻译,希望,领导(以上兼属名词和动词)等;光明,方便,困难,民主,自由,矛盾,科学(以上兼属名词和形容词)等;亲,暖,难(以上兼属形容词和动词)。朱德熙先生(1982)虽然提出可以把“锁”之类的两种意义区别明显,语法功能上也是对立的词看成是两个不同的词,但也承认意义上有联系就可以算作兼类词,他说:“如果认为‘死’的两种意义有联系,不活动、不灵活是由失去生命的意义引申出来的,那就是不承认有两个‘死’,这时我们就得说‘死’兼属动词、形容词两类了。”(39 页)

许多人把这种理论运用到古汉语词类研究中。向光忠先生(1998)认为:“兼类词,兼含不同的概念,兼具不同的功能,兼隶不同类属。……就其内在联系而言,兼类词,其义相关,其音相同,其源相通。”(301 页)所举的例子有:子(孩子,名词;养育,动词),目(人眼,名词;监视,动词),水(洪水,名词;河水泛滥,动词),雨(降水,动词;天降之水,名词),年(谷熟,形容词;岁名,名词)等。殷国光先生(1997)也曾用这种理论对上古汉语专书《吕氏春秋》的词类作了全面的研究。其中有的兼类词几个意义之间的联系已经比较